



海上金融

读唐诗,除了大李(李白)、小李(李商隐),还有一李,不能忽略。那就是李贺。

李贺(790-816),唐代诗人,河南昌谷(今河南宜阳)人。字长吉,世称李长吉,又有鬼才、诗鬼之称。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之家,家境贫寒。少有异才,但因诗名招致妒忌、诽谤,不能参加进士考试,一生抑郁,仅做过三年从九品的低微小官,愁病而死,年仅27岁。李贺是中唐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,又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重要人物。

李商隐所作《李长吉传》,刻画了生动而独特的李贺形象:李贺自幼长相奇特,体形细瘦,通眉长爪;他才思聪颖,七岁能诗;他写诗的方式是“苦吟疾书”,“未尝得题然后为诗”;他还喜欢骑驴觅诗,“恒从小奚奴,骑巨驴,背一古破锦囊,遇有所得,即书投囊中。及暮归,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,所见书多,辄目:‘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!’”。他的母亲见锦囊中的诗句多,就心疼地说,这孩子为了写诗真是呕心沥血啊!

李贺到十八岁时,赴京赶考途中,到洛阳拜谒名满天下的国子博士韩愈。韩愈晚上送走了客人,本已十分疲倦,准备上床休息,于是一边解衣带,一边漫不经心地看李贺送来的诗篇,当他读到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中“黑云压城城欲摧,甲光向日金鳞开”之句时,急忙把已经解开的衣带又系上,让人立即把李贺请

来。韩愈当面夸赞李贺:“天才,天才!果然是名不虚传哪!”从此,李贺的诗名传遍天下。

但是许多嫉妒李贺的人借口李贺之父名字叫“李晋肃”,“晋”跟进士的“进”同音,那是“家讳”,李贺必须避讳,不能去参加进士考试。为此,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《讳辨》来为之辩解,

唐朝第三“李”

潘向黎

其中对所谓“避讳”作了有力的反击:“父名晋肃,子不得举进士;若父名仁,子不得为人乎?”

关于李贺和韩愈,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(我幼时就听到过):说当时韩愈、皇甫湜听到有个小神童叫李贺,七岁能诗,难以置信,特地造访,还梳着“总角”(稚童发式)的李贺出来相见,当场就以他们两人来访为题,欣然提笔写了《高轩过》:“华裾织翠青如葱,金环压辔摇玲珑。马蹄隐耳声隆隆,入门下马气如虹。云是东京才子、文章巨公。二十八宿罗心胸,元精耿耿贯当中;殿前作赋声摩空,笔补造化天无功。庞眉书客感秋蓬,谁知死草生华风;我今垂翅附冥鸿,他日不羞蛇作龙。”二公大为惊喜,就抱他上车,还给他“束发”。

这个故事见《新唐书·李贺传》,但经考证只是个传说,是采信了不可靠的说法以讹传讹。“如此‘正史’,竟不

辨真伪,随取稗官野乘入书,其可哂也。”(黄世中评注《李贺诗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)想想也是,七岁小儿,任是天才,也实难有这般心胸和气势;即使有,也断不能有这样成熟的词藻;再则若这是真的,那么李贺怎么会到十八岁才去拜见韩愈?韩愈“解带”复“援带”的心理过程,分明就是从未见李贺,第一次为他的才华所吸引。

不过,《高轩过》确实是李贺所作,但作于十九岁。当时他未能应试,失意之际,韩愈和皇甫湜联骑来访,想必是对他安慰加鼓励了一番,于是李贺写了这首诗感谢他们。这样一来,诗中用“秋蓬”“死草”比喻自己的身世和际遇就很贴切,末句流露的期盼和自许也完全符合十九岁少年书生的身份。

然而,好梦成空,李贺终于还是抱恨含屈,早天而去,只留下这样断肠泣血、催人泪下的诗:“桐风惊心壮士苦,衰灯络纬啼寒素。谁看青简一编书,不道花虫粉空蠹。思牵今夜肠应直,雨冷香魂吊书客。秋坟鬼唱鲍家诗,恨血千年土中碧。”这首诗题目是《秋来》,但李贺的一生,从来没有过春天。

虽有异才,且遇到了韩愈这样的“文章巨公”爱才惜才,也还是敌不过一个时代的大环境,这才是李贺不幸命运背后的真相。说什么“天妒英才”,其实“天”对于“才”从来是不“妒”的,所有阴暗、卑劣、龌龊的勾当,都是人做的。

写此小文,心中隐隐作痛,不由随手写下这一标题。金融自有痛史,“不忍看”三字,则出于胡适之悼诗。近代金融史荆棘坎坷,此案中两位风华正茂的著名银行家,竟在抗战初期的关键阶段,遭日寇残害,实为近代中国金融界最惨痛事件,舆论称为“诚为我中华民族一种不可回复之损失”。不忍看,更不敢忘。

从被害银行家之一徐新六说起。巴黎和会期间,梁启超以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,开展国民外交活动。随行的成员中,有张君勱、蒋百里、丁文江等各界名流,也有年仅28岁的徐新六。徐出身书香世家,父亲徐珂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,本人则英法留学归来,其时正任职中国银行,素有才子之称,得到财政部长梁启超的赏识。梁氏出国,遂辞去部长职务,临行不忘带上徐才。

欧行途中,诸人频繁接触欧洲文化精英,邀请他们来华访问。后来专事邀请和接待欧美文化界名人的“讲学社”,即是在梁启超主持下,由徐新六、胡适等人操办成立的,并邀请到当时被称为“外国四大明哲”的杜威、罗素、杜里舒和泰戈尔访华,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鲜活力。

徐新六精于金融,喜爱文艺,还是新月社活跃分子,与胡适关系莫逆。后经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特邀,担任总经理一职。浙兴曾列“南三行”之首,因叶景葵不满蒋介石的财政金融政策,该行发展受到压抑,但徐新六在近代金融领

域颇为活跃,如著名的中英借款、白银协定、币制改革等,徐均参与其中。他还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五位华董中最年轻的一位,西安事变爆发后,一度有出任外交部长的传言。1938年8月,在香港的徐新六接到国民政府通知,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,叫徐新六重返重庆。

8月24日,徐新六与另一位金融巨子——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夫妇,搭乘“桂林号”邮机从香港飞赴重庆,共有乘客及机组人员19人。飞至广东中山境内,突遭5架日机拦截扫射,机体多处中弹。飞行员系美国人,拼命将飞机安全降落于河面上。

此时机内各人尚未受伤,但日机再三投弹扫射,“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,企欲将全机摧毁杀害”。徐新六和胡笔江夫妇不幸被害,徐年仅48岁,胡也仅有58岁。同机遇难者14人,除徐新六和胡笔江夫妇外,尚有立法院长孙科随员四名,中央储蓄银行经理许某,聚兴城银行董事长之子杨锡远,财政部秘书王亮浦,柏林大学中文讲师陆睦,归国华侨楼兆南夫妇及其年仅二岁的女儿,现场惨不忍睹。

徐新六、胡笔江均属金融界巨子,为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贡献尤多,极富声望。其时正在中国抗战初期阶段,金融界对支持抗战有不可估量的作用。抗战军兴,两人也多次表达了抵抗侵略的决心,胡笔江曾说:“我出身贫民之子,使我此次战争而牺牲,则国家损失,不过一贫民之子而已”。不幸一语成谶。

与徐新六不同的是,胡笔江家境贫寒,本人就从学徒奋发起家,亦未出国留学,一无凭借,却以才能德行,先掌中南银行,后主交通银行,为国民政府金融决策负责人之一,30年代废两改元,胡是主要谋划人。胡命运多舛,在中南银行任总经理时,曾遭歹徒绑架差点丧命,家人惊恐万分,夫人受惊吓后流产。银行家光鲜的背后,常常有着外人难以察觉的哀痛。

徐新六的好友胡适得知噩耗,大哭了一场:“天乎!新六如何可死!”“新六为最可爱,在君(丁文江)已死,新六何可再失!”(1938年8月25日日记)

不久胡适赴美任大使,竟在美国收到徐新六上飞机之前寄给他的一封信,时间是8月23日,这也是徐新六寄出的最后一封信。胡适读到故人来信,再次痛哭,写了一首追念的诗:

拆开信封不忍看,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;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,我两次三次读不完……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,这是信里的一句话。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,他的一切献给了国家……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,这人去世了,一个最可爱的人!“有一日力,尽一日力”,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!

我们,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心疼了好久。朋友反而要宰熟,尤其不远不近的朋友,更遗憾一生拍一次的婚纱照那么不理想,为此我不愿把结婚照晒出来给大家欣赏。

而今好多中老年人都喜欢穿着好看的婚纱,或现代高档礼服,或传统绸缎锦衣去拍婚纱照,让我看后非常羡慕,但是我和先生一直忙忙碌碌,好像也没那个闲情,那份雅兴,兴致盎然去拍婚纱照,也许还没到那个恰当合适的机缘,也许我们走到那个恰当合适的时节,我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拍上自己最满意,子孙看了都开心的有纪念意义的圆满而亮丽的结婚照。

带上礼裙,边旅游边拍照,真有个性。

十日谈

婚纱照的故事

月夜 (工笔画) 萧纯园

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、画家萧纯园先生,近日于交大117周年校庆中举办个人画展,不禁想起我和他上世纪60年代相识至今的一些往事。

萧纯园毕业于上世纪60年代,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首届毕业班的优秀生之一,同学中有陈逸飞、夏葆元、邱瑞敏、杨正新等。此时,正逢上海戏剧艺术蓬勃发展,却缺少舞台美术人才,于是,抽调绘画基础扎实的萧纯园等人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攻读。萧纯园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青年话剧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。

说实话,当初他心里并不是十分甘心的,毕竟他最大的愿望是从事绘画创作,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。

我当时住在安福路的青年话剧团附近,因时有去观剧而结识了萧纯园。知他并不十分安心于舞台美术,而给他讲了上海(亦是中)舞台美术老前辈张聿光的故事予以开导。张聿光是1908年上海“新舞台”的创办者之一,是新剧舞台美术的开拓者,连续20年从事舞台美术,同时又是著名漫画家、中国画家。关键是合理安排时间,就可做到舞台美术和绘画创作两不误。萧纯园由此得到启发,他安心工作,很快就有了显著成绩,1982年首届上海戏剧节上,他荣获唯一的舞台美术奖。业余时间,他潜下心来中西绘画左右开弓,作了多方面探索。

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,萧纯园有机会转业到上海交通大学从事艺术教学,结合教学不间断尝试绘画创作和探索。其油画写实写意相融,水彩画简韵清新,大量表现“竹”题材的写意中国画具新文人画气息,近年来又追寻宋代工笔画精华传统,创作的许多工笔重彩或淡彩画,兼具宋人古意和现代新意。

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,应是能服从大局,顺应工作需要的。在有适当机遇时改变一下工作环境,使工作更符合自己的兴趣固然好,但我更佩服那些“两不误”型的艺术家,因为他们是经受了考验的。



月夜 (工笔画) 萧纯园

舞美绘画两不误的萧纯园

黄可



夜光杯 (工笔画) 萧纯园

每天散步,常见文化广场南边有两位老人放风筝。从装备看,比较专业:带斗篷的三轮摩托车是他们的运载工具,上面既有一米多宽的大风筝,也有跟蝴蝶差不多的微型风筝,更多的是一尺多大的各种风筝,形状像仙鹤、鹞鹰、燕子、蜻蜓,各式各样。放风筝者手托线盘,有时把风筝放飞到千米高空,有时只让风筝在十米八米的低空盘旋,蝴蝶大小的风筝飞得就更低了。

我曾驻足请教放风筝的老人:多大的风适合放风筝?他说,个儿大体重的风筝,需要大点的风;小风筝需要小点的风;像这个蝴蝶风筝还没有手掌心大,微微的风就可以飞起。

噢,对风的要求因风筝而异。老人把风筝放高空的时候较少,时常是放到十余米高,让风筝在头上盘旋。线一紧,风筝上扬;线一松,风筝

说起拍结婚照那档事,心中颇为感慨。1985年春我和爱人筹备结婚,正是改革开放初期,物质极匮乏,购家电和一些食品还凭票证。那时我俩做老师,经济收入还可以,但有钱买不到东西,为买套结婚的西装毛料,跑遍南京路淮海路,整整一天,最后在一条小马路上买到两身西装毛料,然后再急急忙忙找裁缝赶做。赶做两套西装首先准备去拍结婚照,那时大多结婚照都是穿平时衣裳,穿西装拍婚纱照还是非常潮流了,新娘也不穿婚纱,就是简简单单的两张黑白半身照,如果需要彩色照片,那就在黑白照片上着色成彩照。当时先生的朋友在凯旋路开了家照相馆,我们想到朋友照相馆拍照一定不错,价格也不会野豁豁。周日,我俩穿上新西装走进那个小小

梨花的诱惑

你,带着白色的神秘和诱惑,支撑起一树的生命与岁月。

花瓣在半明半寐的梦境里盛开着。

愿意与我合影吗?我问,你不语。

我在你短暂的花期里触摸你的骨感。

你不语,可我仍要与你合影,因为我把你的无语理解为默认。我太想让你的灿烂留住我已经不再年轻的青春。

水墨画般的村舍与山峦是你的背景,所以,你生长的欲望像风的速度,憧憬着果实累累的枝头。

游人渐去,西去的夕阳

衬红你雪白的妖媚。

我那片嫩叶,已隐现于你的身后。

风,带着你的暗香,潜入思想。像一封柔情款款的信轻轻地投递到它的归宿。

俯身拾起的花瓣

庄剑

于是,人生不再有奢望,我的心事,已被一树梨花,无语地素白。

我该是一棵梨树,满树的梨花,说白就白了。

在花间漫步而行,我自己化为一棵树,一棵开满

花的梨树。

在寂静的旷野中,我用感觉与梨花无声地交谈。体味着纯净的透明。只有蜜蜂,在我们之间飞来飞去。

悄然无声的语言无须翻译。我轻轻地告诉蜜蜂,不要打破我与梨花的默契。

这默契实在太美,像那只从唐代走来的花瓶。

你没有如兰的香气,我仍然看见你花瓣上的诗篇,翩翩而降,徐徐而落。

梨花,你让我爱上了深沉的抒情。

对我来说,两鬓的白发就是我开出的梨花。

花结出的果子,名字叫诗歌。

下行。就这样,放风筝者一会儿放线,一会儿收线,风筝随他在空中翩翩飘舞。不仅锻炼了脖颈、眼睛,而且全身得到了锻炼。

据说风筝源于我国春秋时代,最先做风筝的是墨子,用料是木头。汉

收放有度看风筝

——散步·散记

柴全经

代,韩信令人做大风筝,装上竹哨、弓弦,在夜间飘浮到楚营上空发出凄厉的响声,以瓦解楚军士气,所谓“四面楚歌”,里面也许就有风筝效应。到了唐代,造纸已较发达,纸糊风筝渐渐进入民间。到十三世纪,意大利马克·波罗从中国返回欧洲,风筝才传到世界各地。美国人称“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”。英国人把中国

一周后去取照片,一看到还是彩色的,蛮欣喜,但再细看,拍摄得真不怎么好,关键我的化妆很不理想。一张瘦削的脸,因筹备婚礼太辛苦,那个年代没有装修工,从粉墙到铺地板,漆窗买家具订酒席等等所有一切,全部我俩亲力亲为。照片上只看到我细长僵硬的脖颈,两根又粗又黑的眉毛像两条毛毛虫,还不对称,看上去

有点凶狠,没有新娘柔美的姣态,心里很不满,女助手化妆不内行,拍摄技术也欠佳,但碍于朋友又拉不下脸面,后来我无奈选了张全身照放至20寸挂在新房。尤为令人郁闷的是拍摄照片的价格不菲,总共付了近百元,对于当时每月只有区区几十元工资的

有点遗憾

吴毓

街面房辟就的照相馆,在朋友照相师引领下,走上吱吱呀呀的狭窄小楼梯,有个女助手拉开布帘,拿出一套白色婚纱让我穿上,我还是第一次触摸到飘逸的婚纱,惊艳又新鲜,但细看婚纱旧旧的,皱巴巴,还有些脏,不知有多少新娘穿上它拍照。当时我也只要美丽而顾不了其他,匆匆套上婚纱,脖颈还戴了串珍珠项链,穿上婚纱哪能素颜拍照,女助手要我化妆,可我长这么大从没自己描眉画唇过,除非登台演出,可那全由老师帮助化妆。女助手看我不会便帮我简单地画眉毛涂口红,随后我俩在摄影师朋友帮助下摆好造型,拍下一张半身像一张全身照。